

• 高達瑪

---

Hans-Georg Gadamer

何衛平◎著

編輯委員：李英明 孟樊 陳學明 龍協濤  
楊大春 曹順慶

• 高達瑪

---

Hans-Georg Gadamer

何衛平◎著

編輯委員：李英明 孟樊 陳學明 龍協濤  
楊大春 曹順慶

## 出版緣起

二十世紀尤其是戰後，是西方思想界豐富多變的時期，標誌人類文明的進化發展，其對於我們應該具有相當程度的啓蒙作用；抓住當代西方思想的演變脈絡以及核心內容，應該是昂揚我們當代意識的重要工作。孟樊教授和浙江大學楊大春教授基於這樣的一種體認，決定企劃一套「當代大師系列」。

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知識界相當努力地引介「近代」和「現代」的思想家，對於知識份子和一般民眾起了相當程度的啓蒙作用。

這套「當代大師系列」的企劃以及落實出版，承繼了先前知識界的努力基礎，希望能藉這一系列的入門性介紹書，再掀起知識啓蒙的

熱潮。

孟樊與楊大春兩位教授在一股知識熱忱的驅動下，花了不少時間，熱忱謹慎地挑選當代思想家，排列了出版的先後順序，並且很快獲得生智文化事業公司葉忠賢先生的支持，因而能夠順利出版此系列叢書。

本系列叢書的作者網羅有兩岸學者專家以及海內外華人，為華人學界的合作樹立了典範。

此一系列書的企劃編輯原則如下：

1. 每書字數大約在七、八萬字左右，對每位思想家的思想進行有系統、分章節的評介。字數的限定主要是因為這套書是介紹性質的書，而且為了讓讀者能方便攜帶閱讀，提升我們社會的閱讀氣氛水準。
2. 這套書名為「當代大師系列」，其中所謂「大師」是指開創一代學派或具有承先啓後歷史意涵的思想家，以及思想理

論與創作具有相當獨特性且自成一格者。對於這些思想家的理論思想介紹，除了要符合其內在邏輯機制之外，更要透過我們的文字語言，化解語言和思考模式的隔閡，為我們的意識結構注入新的因素。

3. 這套書之所以限定在「當代」重要的思想家，主要是從一九八〇年代以來，台灣知識界已對近現代的思想家，如韋伯、尼采和馬克思等先後都有專書討論。而在限定「當代」範疇的同時，我們基本上是先挑台灣未做過的或做得不是很完整的思想家，做為我們優先撰稿出版的對象。

另外，本系列書的企劃編輯群，除了上述的孟樊教授、楊大春教授外，尚包括筆者本人、陳學明教授、龍協濤教授以及曹順慶教授等六位先生。其中孟樊教授為台灣大學法學博士，向來對文化學術有相當熱忱的關懷，並且

具有非常豐富的文化出版經驗以及學術功力，著有《台灣文學輕批評》（揚智文化公司出版）、《當代台灣新詩理論》（揚智文化公司出版）、《大法官會議研究》等著作，現任教於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楊大春教授是浙江杭州大學哲學博士，目前任教於浙江大學哲學系，專長西方當代哲學，著有《解構理論》（揚智文化公司出版）、《德希達》（生智文化公司出版）、《後結構主義》（揚智文化公司出版）等書；筆者本人目前任教於政治大學東亞所，著有《馬克思社會衝突論》、《晚期馬克思主義》（揚智文化公司出版）、《中國大陸學》（揚智文化公司出版）、《中共研究方法論》（揚智文化公司出版）等書；陳學明先生是復旦大學哲學系教授、中國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會副會長，著有《現代資本主義的命運》、《哈貝瑪斯「晚期資本主義論」述評》、《性革命》（揚智文化公司出版）、《新左派》（揚智文化公司出版）等書；龍協濤教授現任北京大學學報編審及主任，並任北大中文系教授，專

長比較文學及接受美學理論，著有《讀者反應理論》（揚智文化公司出版）等書；曹順慶教授現為四川大學文學與新聞學院院長，專長為比較文學及中西文論，曾為美國哈佛大學訪問學人、南華大學及佛光人文社會學院文學所客座教授，著有《中西比較詩學》等書。

這套書的問世最重要的還是因為獲得生智文化事業公司總經理葉忠賢先生的支持，我們非常感謝他對思想啟蒙工作所作出的貢獻。還望社會各界惠予批評指正。

李英明

序於台北

## 序

哲學詮釋學是二十世紀歐洲大陸思想界，所取得的最重要學術成就之一，雖然一九九〇年代後期以降，其高潮似有所回落，但仍不失為一門顯學。它從現象學、存在哲學中，合乎邏輯地衍生出來，並與剛剛過世不久的一代宗師高達瑪（Hans-Georg Gadamer）的名字分不開，儘管其基本發展方向是海德格確立的，但最終卻是由高達瑪具體實現和完成，並且多有創新和拓展。離開高達瑪本人的努力和建樹，哲學詮釋學也許至今仍停留在海德格早期那種大綱的水準上。

記得筆者在美國伊利諾伊大學香檳—厄本納分校（University of Illinois at Champaign-Urbana）做訪問學者期間，曾和一位同行朋友

辨著指頭為當代西方最重要的哲學著作前十名排序，在維根斯坦的《邏輯哲學論》、《哲學研究》、胡塞爾的《邏輯研究》和海德格的《存在與時間》之後，我們都不約而同地提到高達瑪的《真理與方法》，並感到很難再找到別的著作來替代它的位置。高達瑪的學生、《真理與方法》的主要英譯者J. 威舍默（Joel Weinsheimer）稱該書為上個世紀兩、三本最重要的詮釋學經典之一<sup>①</sup>，這絕非溢美之辭。

如果說當代西方哲學思潮中的人文主義四大流派——現象學、存在哲學、詮釋學和解構學有著某種內在的聯繫，那麼這種聯繫使得詮釋學的地位不容忽視，雖然它的基礎是現象學、存在哲學，但又是從它們中生發出來的新枝；雖然它現在不似解構學那麼時髦，但從某種意義上講，解構主義也是一種詮釋學<sup>②</sup>。因此研究和掌握現代詮釋學，對於瞭解當今西方人文主義思潮及整個歐陸哲學，都具有十分突出的意義，而要做到這一點，高達瑪是我們無法迴避的。他的主要思想代表著西方詮釋學史

上極重要的階段，儘管後來的學者，如哈伯瑪斯、阿佩爾、呂格爾、德希達等人，又有了進一步的發展，但這種發展卻是從他這裏起步並得到啓迪的，屬詮釋學內部的自否定。既然如此，欲把握當代新詮釋學最好的方式，莫過於從高達瑪這一典型的個案分析入手。

我們知道，對任何思想家的思想闡釋，有多種途徑，即便解釋者們面對的是同一個文本，彼此的解釋往往也會有差異，因為每個解釋者的前理解結構都不一樣，正是在這個意義上，高達瑪強調，一切理解都是自我的理解。這和主觀隨意性不可相提並論，因為理解的多元化並不導致相對主義的必然結論，恰恰相反，它是文本的解放和意義的開顯所必需的。

基於此，我力圖以原著為依據，用新的方式來揭示高達瑪。筆者研究這位思想大師已近十年，發現在他詮釋學中存在某種「複調性」，於是本書大體上以這種方式來結構高達瑪的思想。這種「複調性」最明顯地表現於詮釋學和辯證法在他那裏的交織與貫穿（這是過

去許多中、外同類著作，所未能加以突出和彰顯的)。就哲學詮釋學的出發點而言，是德國浪漫主義和德國唯心主義，但它又超越了二者，這種超越以現象學為依託。哲學詮釋學的基本方法是現象學和辯證法，而整個內容主要體現為對理解的歷史性與語言性的展露。所有這些觀點是筆者從高達瑪最主要的代表作《真理與方法》中「讀」出來的，並構成了本書的核心和主幹，但它們又不足以完全涵蓋高達瑪後期的觀點，於是筆者在本書最末另加一章：「實踐詮釋學的歸宿」，這樣就基本將高達瑪的思想概括於其中了。當然高達瑪的研究還有許多空白尚待填充，但對初學者來說，依據我的閱讀經驗，抓住重點和基本思路是最為關鍵的，而筆者在此試圖為讀者提供一種能夠理解他的線索，至於實際做得如何，有待大家的批評。

研究詮釋學和高達瑪思想的專著在西方汗牛充棟，據我最近在美國所做的初步統計不下七百五十餘種，論文就更多了。然而在漢語世

界中，尤其在中國大陸，這個方面的探討儘管自七〇年代末、八〇年代初以來已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和國外的水準相比仍有非常大的差距，不論在論著的質量還是數量上都是如此。因此，推動詮釋學研究的深入和普及，對於我們來說依然是一項艱巨的任務。

另外，中國擁有非常悠久的釋經傳統，詮釋學의思想和實踐方面的資源十分豐富，而將這些上升到哲學理論的高度加以總結，也離不開對西方詮釋學精華的吸收和參照（這些精華當中，自然包括高達瑪），離開這一點去建構所謂中國詮釋學哲學將是盲目的，極有可能是低水準的。

希望更多有志於學的人，尤其是青年才俊，能加入到詮釋學研究的行列中來，以推動人文科學、人文精神和人文傳統在漢語世界中的發展，為中華民族之重新崛起，做出自己應有的貢獻。

何衛平

二〇〇二年八月二十四日於武漢大學

## 註釋

- ① 高達瑪，《真理與方法》，英文版，紐約，1989年，第xi頁。
- ② 參見W. 德斯蒙德，《超越黑格爾和辯證法》，英文版，紐約州立大學出版社，第207頁。

## 目錄

出版緣起 i

序 vii

第一章 高達瑪的生平及主要著述 1

第二章 哲學詮釋學兩大批判的起點 27

一、施萊爾馬赫的「重構說」 33

二、黑格爾的「綜合說」 40

第三章 哲學詮釋學的兩條基本線索 49

一、接續現象學的運動 51

(一) 反方法主義的理論背景 51

(二) 現象學之途 61

二、接續辯證法的傳統 68

第四章	哲學詮釋學的兩大方法	85
第五章	哲學詮釋學的兩大基本內容 (1) : 理解的歷史性	105
	一、詮釋學循環	106
	二、詮釋學經驗	121
	(一) 詮釋學經驗的本質	121
	(二) 效果歷史意識	129
	1. 效果歷史	131
	2. 視域融合	137
	3. 時間距離	144
	三、詮釋學的我—你關係	150
第六章	哲學詮釋學的兩大基本內容 (2) : 理解的語言性	169
	一、語言與遊戲	171
	二、問答邏輯	178
	三、哲學詮釋學的歸宿：對話本體論	189
	(一) 語言與世界	190
	(二) 對話辯證法與語言現象學	194

第七章	實踐詮釋學的歸宿	207
	一、高達瑪思想發展的實踐哲學傾向	209
	二、知識份子的憂慮及對科學時代理性的 重新確立	215
	三、從傳統中尋找理論資源	221
	四、走向一種語言的「烏托邦」	229
	五、徹底實現詮釋學的普遍性	235
	參考書目	245

# 第一章

## 高達瑪的生平及主要著述

當代西方有一位橫跨兩個世紀、年逾百歲的哲學大師的名字將會永久地被人們所提起，他就是漢斯—喬治·高達瑪（1900-2002年）。高達瑪是繼胡塞爾、海德格之後，西方上個世紀中葉以來最偉大的哲學家之一，也是世界級的思想大師。他對歐洲大陸傳統詮釋學的刷新和推進，在人文科學及文化各個領域裏都引起了廣泛的革命性的影響。他那淵博、深邃的思想是與其豐富、奇特的生活經歷分不開的，從馬堡到弗萊堡、萊比錫、法蘭克福和海德堡，他始終是在一流的思想家的圈子度過，他既受別人影響，也影響別人，這裏我們可以提到一長串與之相關的非同凡響的名字：保爾·那托普（Paul Natorp）、尼古拉·哈特曼（Nicolai Hartmann）、海德格（Heidegger）、胡塞爾（Husserl）、卡爾·巴特（Karl Barth）、布爾特曼（Rudolf Bultmann）、舍勒（Max Scheler）、吉哈特·庫格（Gerhard Kruger）、漢斯·立普斯（Hans Lipps）、卡爾·蘭哈特（Karl Reinhardt）、雅斯培（Jaspers）、卡爾·勒維特

（Karl Lowith）、保羅·梯里希（Paul Tillich）、阿多諾（Adorno）、阿佩爾（Karl-Otto Apel）、列奧·斯特勞斯（Leo Stauss）、奧托·帕格勒（Otto Poggeler）、哈伯瑪斯（Habermas）等等<sup>①</sup>，本著「知人論世」的原則，在敘述和分析高達瑪的詮釋學思想之前，我們有必要對其生平及基本著作有一個大致的瞭解。

一九〇〇年二月十一日，高達瑪出生於德國馬堡的一個知識份子的家庭。這一年尼采去世，佛洛伊德的《夢的解釋》、胡塞爾的《邏輯研究》第一卷發表；前者開創了對無意識領域的探索，後者標誌著現象學的誕生。可見，這是一個富於象徵性的年代。

高達瑪的父親喬阿奈斯·高達瑪（Johannes Gadamer）是一位研究自然科學的學者、教授，所從事的專業是藥物化學。母親愛瑪·卡羅琳娜·瓊阿納·格威絲（Emma Karolina Johanna Gewiese）屬有教養的知識女性。在高達瑪兩歲時，由於父親到布雷斯勞

(Breslau) 就任一家藥物研究所的所長，他離開馬堡隨家遷到這個毗鄰於波蘭的小城<sup>②</sup>，並在此地度過了自己的童年和少年，而且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布雷斯勞市的面積雖然不大，但它卻是「現代詮釋學之父」施萊爾馬赫的誕生地，另外兩位大詮釋學家狄爾泰、布爾特曼也曾在此任教過。這裏的化學工業、紡織業、機械製造和加工業非常發達，天主教的傳統影響極為深厚。從思想觀念上看，該城比較保守、落後。在這裏高達瑪同父母討論過「鐵達尼」號的沈沒，以及一些其他的重大事件。

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布雷斯勞雖然遠離前線，並無戰事，但高達瑪還是感受到了戰爭的陰影、社會的動盪，因為周圍總不斷有一些從軍者死亡的消息傳來，其中包括他中學的老師。最初他也曾受戰爭機器的鼓動，並且出於男孩子的天性，而對普魯士的高效、嚴格的軍事傳統頗感興趣，萌生過做職業軍人、甚至當戰略家的念頭，但隨著時間的推移，這種想法很快消失了，為新的興趣和愛好所替代。

高達瑪從小家境優裕，作為科學家、學者和教授的父親擁有十分豐富的藏書，這對一個求知欲非常旺盛的孩子來說是再好也沒有的了。他的閱讀量極為豐富，知識面非常廣博。雖然比較頑皮，但總的來說是一個很不錯的學生。

小學畢業後，高達瑪上了布雷斯勞的一所高級文科中學。在此期間高達瑪沒有表現出對哲學有什麼興趣，既沒讀過叔本華，也沒讀過尼采。雖然接觸過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據說這是他生平所讀的第一部艱深的哲學著作），但他沒能弄懂這部天書。高達瑪中學階段的主要興趣集中在文學、詩歌和戲劇方面，尤其喜歡抒情詩。他大量閱讀了古希臘、文藝復興時期和近現代的作品，如莎士比亞、萊辛、歌德、席勒、杜斯托耶夫斯基、黑塞、托馬斯·曼等，都是他十分熟悉和青睞的作家。這種從小所受到的文學藝術的陶冶，對高達瑪一生的學術發展都具有十分重要的影響，儘管他最終選擇了哲學的道路，但他後來並不認

爲，這些與他的哲學無關，如他成熟期自覺地將藝術經驗納入到了詮釋學中來，與歷史學科（人文科學）的理解經驗並列，其代表作《真理與方法》的第一部分關於藝術真理的分析，以及許多論著中所體現出來的深刻的美學思想都與之有關。進入成熟期後，他明確提到藝術與哲學的聯繫，這同德國浪漫主義傳統具有某種內在的一致性。

高達瑪從小就表現出對人文社會科學的強烈愛好，並且不斷地朝此方向努力，這使他父親極爲不滿，後者一直希望自己的兒子能於實實在在的自然科學領域裏有所建樹，文科在他看來只不過是某種務「虛」的東西，純屬空談。父親從小就試圖培養和開啓高達瑪在自然科學方面的興趣，但這一努力最終歸於失敗，爲此他一直耿耿於懷，但他還是開明地接受了這一事實，不僅未同兒子過不去，而且還繼續爲其提供上大學的費用。

一九一八年接受完中等教育之後，高達瑪進了雖具有悠久歷史但不怎麼出名的布雷斯勞

大學。我們可以稱之爲高達瑪大學的「布雷斯勞時期」。這個階段很短，僅一年左右的時間，它屬於高達瑪成長的一個過渡期。最初他尙未將哲學確定爲自己一生主要的目標，興趣依然廣泛，沈迷於音樂史、藝術史、德國文學、拉丁語、梵文，乃至伊斯蘭教、羅馬政治等諸多領域。他貪婪地選課、廣泛地涉獵，信馬由韁，表現出一種知的迷茫與思的執著。這種知的迷惘與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帶給德國乃至整個歐洲所造成的巨大災難有關，它使人們固有的那種樂觀主義信念遭到了沈重的打擊，使西方自身文明傳統的信仰受到了嚴重的挑戰，斯賓格勒的《西方的沒落》多少暗示了此一時期人們某種普遍的心境。德國在戰爭中所遭到的失敗和災難，使高達瑪對既定的傳統產生了從未有過的困惑，尤其是特奧多·萊辛的一部二流的著作《歐洲與亞洲》，書中用東方的智慧對整個歐洲傳統所提出的疑問，更增添了他對近代以來西方進步觀念的懷疑，並不斷深入地思考，力圖找到某種答案。此外這一

時期給他印象深刻的還有祁克果《或此 / 或彼》，正是這部著作開始引發他對歷史的本性進行反思。然而，當時的一般人文社會科學，並不能給他滿意的指點，這成了高達瑪逐漸關注哲學的最重要原因和動力。很快，高達瑪對哲學的興趣壓倒了一切，但他並沒有放棄文學藝術的愛好，而只是將自己的學術側重點進行了調整。

嚴格地講，高達瑪是由新康德主義者引進哲學之門的，因為在當時的德國，新康德主義佔據上風。在布雷斯勞大學他如饑似渴地聽哲學課，參加許多有關這方面的研討班，而主講教師幾乎都是清一色的新康德主義者，其中R. 赫尼希斯瓦爾德對他的影響最大，赫氏反對心理主義，堅定捍衛先驗唯心主義的立場，給他留下了極深刻的印象，高達瑪不僅系統聽了他的「概念思維藝術入門」和「認識論基本問題」兩門課，而且還做了十分詳細的筆記，這應看作是他真正轉向哲學的開始。然而隨著他的哲學思維的不斷提高，問題意識愈來愈強烈，布

雷斯勞已無法再滿足他的需要了，於是他將眼光投向了心儀已久的當時德國哲學的中心之一——馬堡。

一九一九年，高達瑪抱著明確的目標來到馬堡大學學習哲學，我們可將這一時期稱為高達瑪大學階段的「馬堡時期」。眾所周知，馬堡大學是德國新康德派的兩大重鎮之一，它是孕育馬堡學派的地方。對於中國學者來說，新康德主義是一個不新不舊的西方哲學流派，因此，對它的研究和重視很不夠，但在德國現代新舊哲學交替的過程中，它卻佔有一個不可忽視的地位，具有繼往開來的性質。二十世紀最重要的德國哲學家，如胡塞爾、尼古拉·哈特曼、海德格、高達瑪等人都受過它的哺育，都會與之同行過。

新康德主義產生於十九世紀六〇年代，在一個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它在德國哲學界的地位居高不下。O. 李普曼是新康德主義開創者，儘管在他之前還有一些先驅，如H. 赫爾姆霍茨、K. 費舍、E. 策勒等人，但O. 李普曼

最先明確地喊出了「回到康德去」的口號，在哲學界引起了普遍的共鳴和回應，一場聲勢浩大的復興康德哲學的運動在德國哲學界全面展開。至十九世紀後期，新康德主義逐漸主要集中於兩大重鎮：一是弗萊堡大學；一是馬堡大學，並形成了分別以這兩所大學的名字命名的弗萊堡學派和馬堡學派。

弗萊堡學派的創始人是文德爾班，有影響性的代表人物是李凱爾特、鮑赫、閔斯特伯格、拉斯克等。其與李普曼為代表的早期新康德派偏重康德的認識論不同，弗萊堡派偏重康德的倫理學和美學，他們突出自然科學和精神科學之間的區別。這和狄爾泰的追求，存在著某種類似之處，它對西方現代新詮釋學的發展很有意義。

馬堡學派的創始人是H. 柯亨，主要代表有那托普、卡西爾、施塔姆勒、福倫德等。它的影響超過了弗萊堡派，代表著當時新康德主義的主流。馬堡學派繼承了早期新康德主義的認識論傾向，並主要從這個角度繼續推進康德

哲學的研究，發展它的先驗唯心論，並直接孕育了胡塞爾的現象學。

不過高達瑪來到馬堡時，卡爾·巴特的辯證神學剛剛興起，而新康德主義已經開始走下坡路了，但高達瑪同新康德主義決裂有一個過程。儘管高達瑪在來馬堡之前，就預感到應當找到一種全新的哲學，但道路到底在哪裏，他並不清楚。初到馬堡對於他來講，一切都是新鮮的，在學習方面他面臨著巨大的壓力和挑戰，而這一切又必須適應。最初他只是慕名投到馬堡學派的門下，想盡可能從中吸收到對自己有益的東西。高達瑪在攻讀博士學位期間，師從著名的新康德主義者那托普，在他的指導下，完成博士論文《柏拉圖對話中的欲望本質》，並取得學位。在這個過程中他受到了扎實、嚴格、系統的哲學訓練。

然而隨著實際思想接觸的不斷深入，高達瑪感到新康德主義與自己愈來愈遠，德國當時的現實，使他和那個時代的青年學生對尼采的生命哲學、狄爾泰的歷史主義、祁克果的存在

主義更感興趣，尤其是尼采對於傳統所採取的那種大膽毫不留情的批判態度，更讓青年高達瑪及其同輩振奮。此時的高達瑪感到自己除了哲學已無法在其他領域裏尋求安身立命之所了，這更加激發了他學習哲學的熱情和欲望。嚴格地講，高達瑪的哲學生涯是從馬堡真正開始的，而他的哲學領路人是那托普、尼古拉·哈特曼和海德格。

那托普是高達瑪在馬堡所見到最有名望的新康德派巨擘（柯亨此時已離開馬堡），連海德格對他都十分敬重，高達瑪有幸成為他所帶的最後一批博士生當中的一個。在治學方面，那托普十分強調體系和方法論。然而，儘管高達瑪對這位馬堡學派中的扛鼎人物尊敬有加（尤其是他的沈默靜思和對戲劇的愛好，給高達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從總的方面看，後者此時已江河日下、老態龍鍾，早已缺乏先前的那種銳氣了，師徒二人思想上有較大距離。相比之下，高達瑪的另一位較年輕的導師尼古拉·哈特曼則更能引起他的好感，他對後

者的學識人品尤其感佩之至。哈特曼不僅治學勤奮，成就卓著，而且為人謙和，經常下課後邀他的這位學生一起「泡」咖啡館。如果說高達瑪和那托普之間更多體現的是一種拘謹的師生關係，那麼他同哈特曼之間則更多體現的是一種融洽的朋友關係。

此時期的哈特曼已開始向新康德主義（包括那托普的思想）發出批評和挑戰了，並最終與之絕裂，徹底擺脫了以前的唯心主義立場，這一點深深影響了高達瑪。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新康德主義總的來說如強弩之末，呈衰頹趨勢，儘管在馬堡大學仍有很大的勢力，但他們的理論已不再那麼吸引青年學子了，尤其是它的那種唯心主義的發展方向。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存在主義在德國就已是一種思潮了，與之相應，在藝術上德國表現主義成了主流。這個時候學理深邃的胡塞爾現象學，逐漸取代新康德派在德國哲學界所佔據的突出地位，它強調「回到事情本身」的口號和宗旨更引人注目。但後來由於胡塞爾現象學沒能擺脫新康德